

鍾肇鵬 選編

第十四冊

續百子全書

全二十五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續百子全書

第十四冊



第十四冊目錄

論學小記·····

意言·····

浮邱子·····

一九一

二四一

論學小記上

程瑤田著 通藝錄一

志學篇 博文篇 慎獨篇 立禮篇 進德篇

主讓篇 以厚篇 貴和篇 大器篇 游藝篇

誠意義述

論學小記中

述性一 述性二 述性三 述性四 述誠一

述誠二 述情一 述情二 述情三 述命述

公 述敬 述己 述義利

論學小記下

述名一 述名二 述術 述真 述儉一 述儉

二 述儉三 述儉四 述心一 述心二 述夢

一 述夢二 述元妙 述靜 論學約指

先生語人曰。人生有三大分。既生之後。未死之前。一分也。未生之前。一分也。既死之後。一分也。其一分實而有者也。其二分虛而無者也。聖聖相傳之學。在實有之一分。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五達道。以知仁勇三達德行之。故學之始。在於格物。實有其物而格之也。學至於誠。精微極矣。而必不能舍物而言之。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誠之爲言實也。實有其物之謂誠也。故曰聖聖相傳之學。在實有之一

分也。至於虛無之二分。聖人非不知之也。既虛無矣。烏從而致力於其間哉。於是二氏起而致力之。而各立一門戶。今之闢之者。惡其與吾儒相背而馳也。而不知吾儒人也。二氏亦人也。人生有此三大分。不得謂二氏無此三大分也。彼惟舍去實有之一分。而專務於虛無之二分。所以大異於吾儒之學也。吾儒之學。仁爲己任。死而後已。既死不得不已。未生非所敢知。據其實有。不事虛無。吾所論學。論此學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比物此志也。然則奉先思孝。祭祀格神。非事鬼神乎。曰。烏在其非事鬼。

神也。事鬼神乃吾既生之後。未死之前。一實有之。大
事實有其事。而吾廩廩乎其行之也。人能知此之非
虛無。異於生前死後之虛無也。則思過半矣。黻從先
生遊。聞其緒論。於論學小記刻成。謹疏記之於錄目
之後。及門洪黻。

附二凡無此三大公也。新辦舍夫實有文一公而東
不取吾論人也。二凡亦人也。人主亦此三大公不取
立一門。可令文關之。春惡其與吾論。背而觀也。而
為而而。其間若然。是二凡。賦而廷。代文而。於
公也。正氣。肅無文。二公望人。其不取之也。則。肅無文。

志學篇

學也者學爲人子學爲人臣學爲人弟學爲人友之道也人之生也必有以立乎世也其立乎世也必有以接乎其人也人也者父子兄弟夫婦苟在家母相離也朋友則出而日相見者也至於能仕則事之者吾君也苟非學焉何以能不失歡於父母何以能翕昆弟而刑于厥妻也何以能使宗族無閒然而鄉黨有所矜式也立乎朝廷何以能致其身行乎宗廟何以能相厥事臨乎衆庶何以能澤及於所治也其在於身出諸口者言也言之難乎其無擇也舊矣施諸事者行也行之難乎其

能敏也久矣飲食養吾身者也衣服飾吾身者也席有
向枉有趾安吾身者也養吾身者有節焉學之而後無
以飢渴爲心害飾吾身者有法焉學之而後無以不衷
致身灾安吾身者一動一靜皆非可以苟焉已也學之
而後威儀能定命而容止戒必恭也凡若此者所接非
一人也所習非一事也君子之教人也小成之必七年
大成之必九年嗚呼吾見成之者恒少而不成者恒多
也則不尚志者之過也誠志學矣習而安之久而弗倦
不遷於見異焉吾知其必能有成也是故可以出處可
以默語可以同羣與可以事君父可以從今而道古

博文篇

天下之達道五而人之行百其切於吾身而不可以須臾離者乎其切於吾心而不可以一端弗學矣乎於何學之曰於文聖人賢人先我而盡道者也夫固我之師也然而已往矣其所存者文而已矣文存則道存道存則教存吾學其文而有獲不啻親炙焉而詔我以語之呼我以喻之也不啻相依焉而攜我以舉之掖我以履之也舜之大孝也武王周公之達孝也其德同其所德者不同也堯之文章也夫子之文章也其美富同其所美富者不同也徵之於文而後舜與武王周公之所德

者若或聞而知之矣徵之於文而後堯與夫子之所美
富者亦若見而知之矣是故學文不可緩也孔子之自
任也曰文其在茲乎其教有四文與居首焉其所雅言
者詩也書也禮也文焉而已矣其所以謂伯魚者爲周
南也爲召南也文焉而已矣顏子去聖一間耳孔子化
之以時雨焉其無以異於成德達財答問之教乎抑有
以異乎而顏子之稱善誘則曰博我者以文而已矣春
秋時韓宣子聘於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
歎曰周禮盡在魯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也蓋徵德於其
文也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而所招之詩

不知焉是以不能思王度而式昭德音也則猶文不博
之過也實沈之神主參也駘臺之神封諸晉之川也子
產蓋聞之矣氣之宜節宣也美之不可以先盡也子產
蓋聞之矣嗚呼苟非其博物也安能使於四方而榮君
之命若是哉

慎獨篇

獨者對人之稱獨之爲言人不見也人誰肯自欺以爲善獨耳其誰見之彼王密之謁楊震曰暮夜無知者蓋亦以爲此獨耳是其欺也初亦謂欺人耳庸詎知十目十手之所指視者固章章若是哉人誰與欺祇以自欺故誠意之功在毋自欺而毋自欺之事曰慎獨意非私意之謂乃真好真惡之情發於性者此真好真惡之情人皆有之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者也當其未格物致知之先我固有之及其物格而知至也則此真好真惡之情吾已知其當好當惡之實矣知其當好而

不能好之如好好色知其當惡而不能惡之如惡惡臭
是之謂不誠其意不誠其意夫然後其意皆爲私意矣
惟其初非私意是以必誠其意若私意也安所用其誠
哉知其當誠而不誠故曰自欺自欺之根以爲吾獨耳
人之所不見也夫誰肯於稠人廣衆之中恣焉爲不善
而不顧人之非笑也則亦誰與之於稠人廣衆之中恣
焉爲不善而不唾罵而斥止之也故曰小人閒居爲不
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閒
居者獨也人之所不見也揜著者離乎獨猶冀人之或
不見也然而已無益矣此之不可不慎獨也是故獨非

專在內也。乃內外相交之際也。慎則專在內也。慎之。然後能盡其當好當惡之實。以全其真好真惡之情。此治意之學也。此之謂誠其意也。

鄭氏中庸注云。慎獨者。慎其閒居之所爲。小人於隱者。動作言語。自以爲不見睹不見聞。則必肆盡其情也。若有佔聽之者。是爲顯見。甚於衆人之中爲之。困學紀聞載文子曰。聖人不慚於影。君子慎其獨也。劉子曰。獨立不慚影。獨寢不媿衾。王伯厚注。高彥先謹獨銘曰。其出戶如見賓。其入虛如有人。其行無愧於影。其寢無愧於衾。四句並見劉子。乾隆甲寅二月。

瑤田教授靈山檢上二條。昔人之說慎獨者皆就事爲上治意。因補錄於此。以俟知言者商之。